

公

羊

墨

史

公羊墨史卷下

古檮李周拱辰孟侯著

同邑

陸時雍仲昭

張履祥考夫

評點

杰

七世孫

桂

八世孫

榮

赫

士士士士士士士
焯燐熊照煌燭炳
士士士士士士士
燭熒征暉燭煦燭
校刊

文公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書
得其壞中
以書註我
不以我註

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作主。作藏主也。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踰葬十月而後作主。何其慢也。然而文之意。則以爲猶速也。何也。欲三年也。欲三年而不能三年。猶之乎。病矣。故曰。欲三年而後不能也。或以爲不及情。此則以爲過乎情也。新鬼大。故鬼小。此意爾。弗忌之欲崇僖乎。亦文志也。然則夫子何以不譏弗忌。不譏文公。而獨于臧孫焉譏也。曰。臧

孫智者也。且又力能禁之。臣而得之君。而任其縱焉。以亂大典。于誰責乎。責備賢者。春秋之旨也。倡躋僖者。以亂祖禰。以誤君父。悖逆之民也。勿繫人數而已。若弗譏。乃譏之與。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吉禘喪娶。三年之恩。均之乎。薄矣。而獨于娶焉。譏者何。爲其吉之主于己也。吉于親。尚可言也。吉于己。不忍言。

忘親者可
以猛懼

也。且也。以公子納幣。而以非卿者逆貴始。而賤終之乘。
信壞主。能無悔與。然則納幣。而齊以緩辭。可乎。曰。齊而
辭之。是忘好也。以是卜出。姜之不允于魯也。齊不任咎。
姜亦不任貶。忘親者福去之。我將之詩。固在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
非禮也。

兼之非禮也。不兼之。乃禮乎。妾母也。而以匹嫡新鬼也。
何不可大故鬼乎。天王且然。于滅孫何責焉。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御此捕其
讒誣始無

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
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君漏言。故稱國以殺也。或曰襄已葬矣。而以殺罪累死。
毋乃甚乎。曰非甚也。設阱以罟人。而人罹之以死。其
機至。今也。春秋尸辱晉襄。以爲不密。失臣者戒。其爲
刑書也重矣。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
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
出。遂在外也。

遂公意也。遂也者，不遂者也。不遂而遂，爲公諱也。遂在外也。大夫無遂事在外，則有之。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郢，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仲會晉趙孟于雍衡，遂會伊雒之戎，是也。爲敖諱，亦爲公諱也。君子以敖非人哉？藐君而廢命，棄喪而竊幣，弟婦而兄娶，廢惠伯之成而縱姦已，又復國而盡室以逃，所謂豺虎不食者也。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始有大夫者，以許夷狄也。其不氏者，不純許夷狄也。夷

愛其禮愛中國愛中國愛禮也

狄而竟與中國並不驕乎故遲之以愛中國也兼以愛楚也若曰姑以觀其後云爾或曰椒而不氏以賤椒也銜君命以往而傲其先君椒亦自累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或以爲僖公之成風鑿矣此日兼之非禮不兼之乃禮乎僖之葬九年矣成風之葬也六年矣送死不及尸而突舉此區區者以講久隔之好意可知也明年夏書秦伐晉遠交近攻秦之詐若揭之矣故人之入之夷狄之也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

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惟謙謙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此亦謀伐晉也。其爵之何。秦無大夫。此始有大夫也。其始有大夫。何微福。周公魯公。一辭。幾。幾乎上國之使焉。卽襄仲所謂國無陋也。何以不氏其謀也。抑秦楚皆夷。夫子嘗與秦而黜楚。何與詩之錄秦風也。書之錄秦誓也。皆子之也。季札觀魯樂至秦。曰此爲夏聲。夫夏則能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由是觀之。周之所以秦也。勢
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
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故曰。孤。之役。曲在晉。羈馬之役。曲在秦。無兩直亦無兩曲。
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或曰。晉服矣。而脩怒不已。秦甚矣。或曰。舍嫡不立。而外求君。而以挑釁于諸侯。而以殘
民以求敵。晉甚矣。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兩一歸乃曲借
兩一曲乃曲發
已分而必明確
之始曲文境

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使若異罪然。

猶之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也。兩晉侯重喜之也。兩齊人重惡之也。其重惡之何以王命請而以王命執也。敢于拒王而又誣之淫。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其曰使若異罪然似之非也。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筭將而來。

也

其脅我奈何。所謂飾棺置諸堂阜是也。以義脅也。葬視
共仲魯于情法爲已悉矣。雖然。微文伯惠叔。幾不免乎。
微獨伯叔也。其孫蔑賢也。又非獨蔑也。其莒之二子。又
賢也。魯欲用其子。故不終棄其父。而議者猶侈言乎。難
也。收子然乎哉。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
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

待放正也。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則胥甲之放。抑竄身引罪焉。待命國靈者乎。抑禁置拘繁焉。轉側之不得而不無怨望者乎。吾謂甲父與趙穿同罪也。而異罰不知所罪也。不知所罪不任受罪矣。故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趙盾之弑君。以不討賊也。吾謂僅不討賊未足服盾罪。

其
心
而
布
施
其
罪
以
數
其
罪
是
中
入
而
城
之
本
首

也。豈惟盾終其身不知罪。且使千百世終不知盾罪也。宋督弑君。夫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夫盾之無君久矣。襄公死。靈公備儲位。盾藐其少也。而長君之求。微穆。羸靈。公其子樂矣乎。其逆雍也。利其無寵。可。以樹德焉。而且可以。惟其專恣。而莫吾禁黜。君以求威。威行則君亡。不行則臣戮。靈之甘心于盾也。其誰曰不然。鉏麑之七。伏甲之攻。盾必曰。吾悔不立雍也。而及此。當是時。廢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是明與君鬪也。出悖言以戮辱君。而屹然奮其兇威。以抗殺不幾。操刃乎。哉。且穿故盾從昆弟也。河曲之戰。甲穿同罪。而曲爲之。

底穿故盾翼也。桃園之攻。穿爲盾。發憤爾。亦安知盾不
心孤靈巧避焉。而以首惡貽穿也。故特書趙盾弑其君
夷臯誅無將也。然則何以復見乎。曰懷弑君之心者。盾
也。親弑者穿也。情可疑而疑存之所謂罪疑惟輕也。春
秋虞廷之李書也。其要歸于忠厚者此爾。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殺夏徵舒爲天下除弑君之賊也。而稱楚人曰不與外

于微妙處
傳神聖人
復起不易
是言矣

討也。入陳利其國也。而稱楚子曰。以能納善也。夫聖人之賞罰。若是懸乎愚謂其曰。楚人殺夏徵舒。與楚人殺夏徵舒也。稱人人。人得而討之也。若曰。此南人也。而亦知討賊置中國于何地乎。其曰。楚子入陳不與楚子入陳也。若曰。此殺夏徵舒之楚子也。以義始而以貪終之。母乃非德類乎。故稱爵以拒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其曰。納于陳外二人于陳也。以絕之者受之陳。若未始受之也。此春秋之子奪也。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衛。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摶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稱名氏以敵楚子。卽所謂尊屈完以當桓公也。貴齊桓因以尊屈完也。貴楚莊因以尊林父也。其闇鄭者。何雖爲厲之役。亦以報柳棼之恥爾。業已平而強之戰。曲在晉矣。故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是役也。貳而伐之。

舉而舍之德刑成霸之器也莊之列于桓文也有由哉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
宋軍有七日之糧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闢
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
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
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圉者拊馬而
株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
情于子也引師而去之此其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此說更勝

平者君命也而臣專之故曰平者在下也及楚人者何
華元以饑色告又夜入子反之牀情動之而復威刦之
而要楚以不得不平故令宋人主之也或曰稱人非以
袂張皇用師九月兵連不解至于易子析骸虐民命幾
盡宋固啓釁楚亦黷武矣故人之以賤君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離
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

得後靈能與厥功自以爲善矣洛子之善等說自耳說筆特善而超筆多而龍門奇透筆轉筆離靈忽能不

人不有是以亡也。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夫。惟爲善已足以亡矣。是何也。善也者。仁義之美。而不易居之名也。是夷狄之所謂。見焉而泗上諸侯之所大忌者也。楚靈胡服以朝彼亦各子焉。必也。然則潞子之爲善非乎。曰何可非也。正射禍之號。爲潞子之善。爾善者不善之所生也。號之爲善。不善。慮其行矣。况以小國介強鄰而中之嫉乎。宋襄慕而亡。徐偃行而道矣。皆是物也。語曰重爲善。若重爲惡也者。幾于道。而中之。滅。皆是物也。語曰重爲善。若重爲惡也者。幾于道矣。

冬 蠼生

傳○螢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

受災則知微而自省不罪茂而行仁政矣故曰幸之者受之云爾山崩兔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受也

十有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檼遂奔齊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檼聞君薨家遣壇帷哭君成踊反命平介自是走之齊

其曰還成其使也。其曰遂奔成其復也。君薨家遣孰遣之宣叔遣之也。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可謂德言矣。而曰子欲去許請去之卒去之而以是除三桓之足而以是重君父之忍。季孫之欲去固其所也。秉司寇者誰乎。君子以宣叔爲罪魁矣。

成公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

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師還齊侯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

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于是斲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郤克曰。與我紀侯之顓。反魯衛之侵地。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顓。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揖。

而去之。

是役也。一戰。懈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君子曰。嘻。亦甚矣。非晉衛甚。晉卻實甚也。其甚。晉卻奈何。以新築之敗。北鄙之侵。爲不如婦人一笑之辱也。一慚之不能忍。而連四國之兵。以逞其怒。故曰。晉卻實甚也。然齊頃真非人哉。人必自侮也。而人侮之。晉卻乎。何。雖自非國佐。之抗言借一。逢丑父。詭以身代。一。笑。傾東海。尤。春之封也。久矣。或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權。而簡之。夫頃公之不能死難。固也。

卷一
五父之爲君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來言者何○內解也○脅我使我歸之也○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請皆反其所侵地○

袁婁之盟○魯衛諫曰○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則魯衛皆有分地○此獨言魯以內見也○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亦懼德之二三○爲諸侯口實也○姑借辭爲齊侯請爾○有託之言者○故曰來言也○請皆反其侵地○命魯也○亦以命衛○爾侵地○反而紀侯之廟○反乎不反乎○人

春秋之旨者
也

反其地已匿其實恐益無以令諸侯矣他日馬陵之盟
秦狄之伐能無悔是哉雖然成之失甚焉爾藉人之力
以偉功而沾沾立武宮以遽明侈大乎小器易盈奪之
應爾故曰來有以來之也故吾不嗤晉而重嗤魯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
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既云王者無外則莫非王土乃有私土乎其曰出若周
公之得罪于周而逐之以禦四夷云爾故曰出也非周
公之敢自出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吳之始通巫臣教之爾○以後楚人分力于吳○而中國獲
以少絆○豈非適逢其會哉○然而吳一楚也○故爲殊會也
者○以外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吳外
而○又○外○也○則○魯○內○而○又○內○也○其○內○魯○奈○何○假○魯○以○治○天○外○
也○魯也○而○何○以○治○天○下○周○公○存○焉○爾○自○近○何○以○始○春○

始也
終其始末本內
物有不平者
則有未有而道合外內

勝爲敗
伏禍爲福
失馬爲得
固然君子
無日而不

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也故始之有貴其始也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

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瘞也○王瘞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

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未者何輕也○輕重言之總之君重于師也○楚之敗○呂錡之妖夢兆之先○穀陽之獻飲惎之後○王曰天敗楚也○夫然哉○然而非天之敗楚也○天之敗楚也○以重晉敗也○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

敢自肆也
有以夫

重斂殺三郤以尸諸朝內其室以分婦人國人勿獨遂殺諸翼故曰天之敗楚以重晉敗也且以勸楚也右史氏曰鄖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至戰勝祈死可以慮微知言哉雖然楚之發憤爲天下雄舊矣召陵之役以來爭鄭而鄭服讓魯而魯朝兵陳蔡而陳蔡壟鄖陵雖敗楚之氣燄益張當時孰有建旗鼓與之周旋者徒以有晉在耳君有文公悼公之賢臣有趙衰趙盾中行三郤叔向輩善用其謀而霸業不衰楚是以不克駕于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楚之不能并天下而繼周者徒以有晉在耳至于秦處西偏其于楚風馬牛不及也然則後之

有天下也。何以不之楚而之秦。曰晉若不自分爲三周。雖衰。有同姓。強諸侯之翼戴焉。卜世尚可量耶。故當晉之。強楚之。所以終。楚當晉之分。秦之所以并周。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執大夫猶之執公也云爾。而曰曷爲不恥。公幼也。其晉之幼公也。而敢于恥公乎。抑公之自幼也。而不足知恥乎。若不恥。乃恥也。公至自會得意也。亦以公幼也。而得

意乎得意也者不得意也然則不恥公幼借焉以殺公
恥爾孰諸侯而敢幼公也

曹伯歸自京師

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
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內平其國
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
易也。

子臧已逃奔宋矣。而曰在內。又曰而待之而免之。何也。
其在外者猶之在內云爾。其曰待之以子臧之節。待之
也。其曰免之以子臧之節。免之也是何也。子臧曹之鎮

公子也。飄然高舉。而謝衆。望以專之君。其在外也。所以憂內也。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曹伯之歸否。于子臧乎。卜爾。子臧歸而曹伯歸矣。故曰易也。然則曹伯之不名。其無罪乎。曹伯之罪。以子臧赦矣。賢子臧。所以寬曹伯也。而或曰。曹伯不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然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傳。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吾于其代公執也。爲季孫難也。于其奉君命之無私也。爲嬰齊難也。主辱臣執。又間以請邑之誘。嬰齊固謝之。

而凜然執大義以憂公。招丘之舍。仁季孫也。亦以仁娶齊也。云爾。以僑如之叛君構讒也。僅出之而盟之。而又召其弟豹立之。國典謂何哉。君子曰。魯之世弱也。自有矣。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春秋未有例月日以卒人者。而此例之待君命也。或曰。大夫三月而葬。不以大夫卒而以大夫葬。猶之乎。以大

夫卒也謂大夫書卒。嬰齊之卒在十月而不書者。不成乎大夫也。至十一月始得公命成其爲大夫矣。史官始因公命而登之冊。此係追書之故。書法若此云爾。卒之者史官卒之也。以爲從大夫之禮以終沉矣。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樂驪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

不與諸侯專封也。

援例以斷其罪定矣

去冬虛打之盟謀救宋也雖仲孫蔑主之華元請之也其請之奈何誅魚石也魚石也而何以誅以入是爲罪也文仲之以防不免要君况借大國之兵威以竊邑而以翼楚而以毒宋者乎然則五大夫同罪而獨書魚石爲帥告也不與諸侯專封也專封且不可况以封有罪乎晉人以五大夫歸置之瓠丘爲宋誅不成乎誅矣故書之曰圍罪人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以累晉人也亦以累衆諸侯也與

一城也而
勢累矣

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

左說

穀梁說

胡說

或曰城虎牢逼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服鄭也或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或又曰城虎牢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此曰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諱伐喪也十年戍鄭虎牢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夫其說皆臆也其曰諱伐喪則前六月庚辰

高談雄辨
在不以詞妙
勝而以理勝

鄭伯噲卒。隨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前何以不爲中國諱而至此始諱之乎。吾謂楚以南夷猾夏。頻年中其毒而奔走不休。皆鄭爲之翼也。而虎牢之險。則尤鄭之自捍以捍楚者。皆恃焉。夫虎牢東漸汜水。成臯西負大陵。南控明臯馬岑。北拒敖倉河陰。所謂扼要之咽哉。中國皆欲聲罪焉。而發憤于鄭。故奪鄭以虎牢爲中國。喜得虎牢也。其後十年之戊。鄭及晉平。楚子囊救之。又悖晉而與楚。故戍鄭虎牢。而隨書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以虎牢而還之。鄭危中國之不能終。有虎牢也。一地之予奪也。而憂中國之心。寓焉。春秋之微旨也。

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陳鄭楚翼也而乞盟業服乎中國則中國之而殊及何也或曰以喜得陳也吾謂非喜其得陳也蕭魚之會喜其得鄭則眞喜也悼推誠以待而鄭之親戴者二十四年爲中國喜也亦爲鄭喜也雞澤之盟非陳初心也多欲之子辛驅之爾曾不四年戊陳救陳捍護備至而卒于逃歸雖聖人不能預料哉然而心之不固已可卜也爲中國慮亦爲陳慮也故曰曷爲殊及爲其與袁僑盟也

惟聖人獨其心性及於自然乎喜則何用之成殊乎

五年夏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豹之與巫往也爲屬鄫往也。而此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夫晉而許之是晉滅鄫也。晉與魯不之許而鄫公然滅之。是無晉與魯也。無晉與魯矣而諸侯未有討辭抑又何也然則他日書曰莒人滅鄫非晉滅之亦非鄫之自滅也。其莒女滅之乎故曰莒女有爲鄫夫

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九年春宋火

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惟王者不可言天。卽此義爾。晉侯曰。吾聞宋災。于是乎知天道。執此則聖人之書法荒矣。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孔子曰。吾說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記災也者。亦借災以存王者耶。若東樓之裔泯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作三軍者何。毀古也。以自益也。昭五年舍中軍者何。非復古也。毀季之古也。亦以自益也。作何以書。舍何以書。作之譏。舍之譏也。何譏爾。譏甚逼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莒小國也。可以越魯境而肆其跋謫。伐我圍我。橫甚矣。

讓論何等
超樹語
不足與

謂宿僅當救之而獨不可過莒境一步以討之。有是哉。
卽日遂者生事也。將卽專矣。將將者何夫。莒魯之爭。運
也久矣。而宿非能爲魯爭之也。昭元年之三月。取運季
孫。止以自益。二十五年十二月。書曰齊侯取運季孫。
久據之。而齊侯若奪之。則此之入運宿。亦動于自利之
心。爾若曰奉國威以討厥罪。則未也。故爲宿罪也者。但
當問其入運之心。何心乃誚其不奉君命。而擅入人境
乎。此後儒之刑書。非春秋之刑書也。

十有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

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

論理
解說
形聲字
考據
確有
至

竟澆移也。

或曰邾田在澆水北今更以澆爲界故曰取邾田取之自鄒而以邾田包之也或曰澆水在邾界魯委曲而多取之是取之盡邾田而以澆水包之也愚謂澆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河陸縣入泗水則澆水邾魯皆有之所謂魯折閭于邾不隔帶水者也而曰取邾田自澆水者蓋澆水所以灌邾田者也有其澆水纔有其邾田是澆隨田而移也故曰澆移也。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吳子謁何

以名傷而未反。至平舍而卒也。

說本胡氏

吳子之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耳。未知曲直。誰屬也。且夷狄相攻。君子不疾而名之者。何于其門于巢名之也。或曰。其自輕也。無備也。夫過巢而有備。吳遂爲得乎。吾謂吳子本謀楚爾。而門于巢。是伐巢也。小巢而不假道。而又遷楚之怒于巢。以攻巢。短牆之矢。巢人自捍巢耳。于巢人何罪。巢之人無罪。罪在吳矣。故名之志敗也。

二十有老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曷爲出奔

晉

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爲出奔

晉爲殺甯喜出奔也。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鯈約之。公子鯈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鯈挈其妻子而去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喜之殺罪當矣。弑君一也。仇孫氏以挑晉。二也。恃寵而專三也。然何以稱國以殺而不去某官。免餘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猶之殺禽者襲而取之也。臣失矯君失刑。且令死者終其身不知罪焉。喜雖見殺。喜終不受殺也。

故死而存其大夫也。鯀喜黨爾木門之託割雉之盟。何其怨之深與。而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則負約之痛。衛侯終亦悔之矣。故繫鯀于弟。非以成其爲弟者貴也。所以累乎兄也。說者以鯀之去合乎春秋。則吾不知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康王之葬。楚使公親襚。又送葬西門。閏五月而許歸。楚之虐魯也。不亦甚乎。公羊子曰。正月以存君也。周子曰。春王以治楚也。與。

夏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墨史

卷下

三

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本義梁

本胡傳

或曰。吳何以書子。以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是臣可得而進退君也。或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此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讓國也。或追貶其辭國于三十年之前。而此預貶其讓國之節于三十年之後。均之于聖人之子。奪無當也。或又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于札無與也。愚謂吳之與楚。其夷狄等。

爾春秋稱楚公子某不一而足。則又何也。豈其子吳獨繼之防。而于楚獨撤之防也。夫楚之稱公子嬰齊。則自其烈而勢益張。故進之也。吳卽周裔。聞其日與楚競。未聞奮然發一檄以尊周也。故終吳之世。未聞有以公子稱者。而獨于札疑其不稱。公子平誤矣。昭二十七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非使賢乎。而削之不書。又哀十年冬。吳救陳。主兵者季子也。并札之名削之。而于楚師則稱公子結。聖人之優于待五霸之後。若此。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
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
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
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共姬時逮六十矣。可以婦道自通矣。而猶然守女訓之
嚴。女所以婦耳。而左氏譏其不婦。豈然哉。董子曰。伯姬
疑禮而逮于火。桓公疑信而虧其地。其曰疑禮可以禮
通之說也。是又與于宵奔者而樹之幟也。外夫人不書
葬。而此書之。猶之外災不書。而此書之。爲王者之後記
災也。亦爲王者之後記節也。與。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錄伯姬也。諸侯
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
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卿
不得憂諸侯也

共姬之死亦宮壺之節爾而曰大事曷爲使微者孰使
之君使之也而曰卿不得憂諸侯抑何誤也愚謂澶淵
之會錄伯姬也曰爾財復矣許其復而終于不復可謂
錄伯姬者乎向戌之請財衆大夫之不歸財皆以辱伯

為宋灾而
有是與而
仍不恤其
災故皆入
之自當涖
左氏爲正

姬也。抑且辱國。其以人之也者。貶之。以是爾。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
漷

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
殺世子偃師。貶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
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
以滅陳也。

楚公子圍陳公子招。無將等爾。曷爲獨于招焉。貶豈以

圍之惡。聖人削之不書。而此亦同爲之諱耶。夫圍之弑。殺王也。弑也。而書曰楚子卷卒。招之殺。偃師而哀縗也。猶之弑也。而書陳侯溺卒。聖人之諱之也。亦等爾。而不知者曰。聖人諱圍而討招。然哉。然則招甚乎。曰。圍甚焉。爾託乎討。招以滅陳。而卒放招于越。以有罪伐有罪。未已也。而又以有罪縱有罪。可復人類數乎。然則公羊之獨于招焉。貶也。亦以甚楚圍之惡也。與。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

也。

鍼之奔晉也。懼選也。觀其悔。車多敬。楚羈其歸國。宜爾。雖然。食百餼于晉。不如爲公子于秦也。以公子去其國。而以羈求食于人。料歸國之後。終無令圖爾。然則干乘之主。而不能容其母弟。然乎。鄭伯克段。多方繼之。以厚其毒。而徐收之。則真不能容者爾。二君于景鍼。自不能容耳。于秦伯乎。何尤。故書其出。不書其入。聖人之爲天。下拒武君者也。非以爲秦也。

足以爲入弟者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于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慶封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齊齊君而亂齊國也。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然而春秋不書公子圍弑其君。則圍去其惡矣。去圍之惡。所以治慶封也。雖然。慶招同惡而招獨免。此又慶之終于不服者也。或曰。誅慶封以誅吳也。慶弑君而吳爲之保姦。能無討乎。然而亦猶之燕。伐燕爾。夷狄相攻。君子不疾此。又借夷狄治夷狄。之法。也與。

九年四月陳火

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陳與蔡繼滅矣。而未始滅也。興滅繼絕有棄疾在也。故
陳滅矣。卽書曰葬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四月陳炎。
非聖人之能存陳也。楚原不終滅陳也。蔡滅矣。卽書曰。
執蔡世子有以歸。又曰葬蔡靈公。非聖人之能存蔡也。
楚原不終滅蔡也。他日書曰蔡侯廬歸于蔡。又曰陳侯
吳歸于陳。蔡侯廬胡以歸于蔡。蔡存焉爾。陳侯吳胡以
歸于陳。陳存焉爾。不然既滅矣。又胡歸焉。或曰虞舜之
之明德。聖人不吝以筆存之。任舒英蓼。非明德之後乎。
而聖人不一存之。是聖人忍以筆斬之也。然則陳原未

說理往往
舛怪皆在
未將極之
前故血服
觀其會通
而安以體
斷耳

始亡。爾而曰借火以存之。舛矣。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宋陳鄭何以火。火房也。衛何以火。火牡也。俱災同日。何日爾。壬午也。災何以始。彗之除于火者始也。何以天下異。被灾者四國。弔灾者盡友邦焉。咸費其牲幣。而震懼。弔問之不遑。被灾者火。而弔灾者亦猶之逮乎火也。故曰。爲天下記異也。或曰。僑之火政善矣。瓘彝玉瓚。又何惜焉。曰。即可禳也。而或有移于國君大臣者。里析遷國。

之言。其隱語也。僑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亦隱謝之語也。僑之不禳火。所以救火耳。又何避焉。然則火畢而禳者。不一不已晚乎。曰。悅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焉爾。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世以許世子不嘗藥爲弑。君舊矣。不擇醫。不先嘗。有無君之心焉。夫春秋之君之死者夥矣。其子皆擇醫。皆嘗。

如北之空
如南之平
君子所以
平其心也
無偏著而
其情論自
平故善讀
春秋者必

藥者乎。而獨于止焉責也。或以爲盾止實弑也。或又從
史之曰。止之不嘗藥。渺矣。國人胡爲而疑之。止又胡爲
而自疑以走也。豈不彰彰見逆謀哉。吾謂以止弑而弑
非也。僅不嘗藥而加之弑亦非也。然則奈何。夫固曰。藥。
止之藥也。止知醫而進之。是自用也。止不知醫而擅進
之。是以父之命爲嘗也。况悼之疾。何病疾也。投藥難矣。
昔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爾以人之母
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夫公肩
嘗巧。不忍以人之母試人之巧。而止。乃敢以己之父試己
之醫。且夫庸醫殺人。國有常刑。而况乎。以其父嘗也。
故。

曰。弑也。雖然。致位弟緯。哭泣歔粥。未逾年而死。其自討也。嚴矣。晉靈不書葬。其不葬靈也。以討盾也。冬葬許悼公。其葬悼也。以赦止也。討盾而赦止。奈何有心之與無心爾。而深文者與盾同辟而坐之。孔恕者與盾同矜而出之。此止所以負千古之寃而不善。讀春秋者之所以多失聽也。與。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此一叛也。開鬻于宋元而成于華豹兄弟之相惡。卒至

刻父納亡。招連吳楚之師。以與君爲難。而流血盈城。向
微公子城之忠勇。救之以四國之師。扼賊之吭。而撫其
背。宋不國矣。其曰。自陳以爲陳有力焉。非也。夫固刻司
馬而召亡人于陳者。力也。其曰。入不與其入也。絕之也。
其曰。南里而繫之。宋奪華諸叛人。以南里也。勦其窟也。
是時宋城舊鄘。賊據新里。其公里則舊鄘屬也。其南里
則新里屬也。此曰若因。諸然周曰罔。罔齊曰因。諸其刑
人之地乎。其從刑徒也者。以叛乎。

二十有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
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翟何。吳少進也。

此曰詐戰。非詐戰也。不成乎戰也。國七而離師。賤而譁。君幼而狂。臣壯而頑。而吳復以孫臏伍舉之謀佐之。纔接陳而披靡。狂奔不可止矣。故曰不成乎戰也。然則何以不書吳敗楚。六國之來爲楚來耳。則六國之敗皆楚敗也。故書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地也。卽以甚楚敗云爾。其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又不

使中國主之夷狄賤新夷狄更賤也又曰其言滅獲何
別君臣也君一夷狄之君而猶存其君臣一夷狄之臣
而猶存其臣也聖人所以扶衰世之心也然則獲陳夏
齧而曰吳少進者何非能以其戰進也進夷狄所以退
新夷狄也尤聖人熱于扶衰世之心也夫

二十有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
爲無道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
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

執壺漿。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于是歎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苗。以席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譏公也。亦以譏景也。景之

遇公也禮矣而他日之饗公也請宰獻而自安使高張之嗚也稱主君抑何前恭後倨也微獨齊也子家子以齊君無信勸公蚤之晉乃之晉再矣而曰君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夫刺陵之盟不曰謀納公乎安得誣我以不告也者梁丘據之納錦范獻子之求貨亦其君之爲爾雖然魯微獨無君也抑且無臣公徒之說甲執冰無論也子家子周旋乾侯可爲生死以之然從不聞其效秦庭七日之哭聲大義以激天下爲當時諸侯勸也至于叔孫昭子歸闕數語足破平子之謀而奪之氣而一爲所賣遂甘殞滅嗟乎昭子殞而公不歸矣故君子以昭

公主墨身
卷下
三

子之祈死爲妖于鸕鷀之謠

定公

元年春王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季也。無月所以危定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已卽主人自謂也。言已讀之而不知己之爲罪。正所謂微辭也。使季讀之而

其詞微故
其言與而
知代舊經
其人矣

不知逐君之罪定讀之而不知不能君之罪也。他日書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而卒之而月日之非以爲臣爲君諱也。楚實無王也。而僅責包茅之不貢。盾實弑君也。而僅責亡不越境。入不討賊。蓋寬之名而使其可受。雖不見己之所爲罪而莫大之罪。畱之後世而讀者自見。定哀之間多微辭。獨定哀已哉。定哀甚焉爾說者曰。仲尼慮開罪時王而僅爲之諱。不乃爲穢史者蒿矢乎。則又何以曰罪我者惟春秋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仲幾之罪何。不葬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

子京師
謂執人所
王宮其罪
大矣

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蓑城者何。衣城以草也。慮雨也。爲天王城成周亦天王
執之爾。而人晉者何。徵人徵鬼。士伯之怒當矣。乃執仲
幾以歸。三月歸之京師。夫王都大司寇在焉。必執之歸。
晉乎。至三月纔歸之王。是仲幾之子奪獨在晉而王可。
後也。晉人之罪與仲幾之罪無王等爾。故人之志貶也。
或曰。蓑作衰。卽差也。謂以差次受功賦也。左氏遲速衰。序
于子是焉在是也。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
邑楚師敗績

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于是止○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

于是興師而救蔡。

以夷狄而
憂中國中
國其尚有
國乎

是役也。因怨于蔡。因怨于胥。五戰及郢。若拉朽然。亦適構之功爾。上國之聘。雞父之戰。及此三焉。吳進矣。故曰。子也。雞父之戰。曷爲不以中國主之。曰。中國亦新夷狄也。伯莒之戰。曷爲不以夷狄主之。夷狄能主之。而推其主于中國也。夷狄亦新中國也。夫夷狄亦新中國。而吳更進矣。故曰。與夷狄之憂中國也。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玉何。璋判白。弓繡質。

龜青純。

寶玉。封圭也。大弓。武王之戎弓也。重器也。而盜竊之。守。

子喪則大
諸侯強請
侯賓則大
夫強大夫
莫則陪臣
強亦其勢
然也公羊
謂無君
無大夫
亦可謂無

器者誰乎。陽虎竊之。陽虎歸之。鑄柙之不謹。國無人焉。失物自歸。匪督之歸國。益無人焉。或曰。昭公客死季葬。諸溝南而繼合之。陽虎合之也。從祀先公。陽虎祀之也。虎非魯昭忠臣哉。然而託魯昭忠臣以亂魯。其本謀也。暴季之罪于魯而不自知。其罪之浮于季也。因從祀先公而書之。疑其竊于祀所乎。不可知。竊聖賢之禮以守其盜賊之身。聖人之所大惡也。若夫季孫誨盜而不能誅盜。且以黨誣盜歸獄于君。若臣也。何辭。

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

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誅貢于邯鄲。午而殺之。非其罪也。苟范之禍實激成之。則鞅非始禍者乎。乃因韓魏請饒。倖復位而借安于之尸。以謝衆人。誰欺乎。然則不言復而言歸。使若無罪然。以累晉也。云爾。而曰以地正國。是邦國之甲可以擅用。而以亂召亂者相踵也。有是哉。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城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
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
距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

齊衛圍戚。又求援中山。父子稱兵。幾推刃矣。故使齊主
之以存。輒云爾。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夫王父之命。命
公子郢耳。曾未一及輒也。亡人之子。輒在郢讓之也。而
曰。王父命。豈不誣哉。或曰。不孝之子。不得爲君。夫蒯聩
之懟其母也。正蒯聩之愛其父也。若禡祖拒父。不孝孰
是輒而非
輒當時已
有是論故
孔門有爲
不爲之間
乃公羊
仍舊論
是說子
本之讀耶

甚焉。厚罪。曠之逆母而薄繩。輒以逆父有是理乎。其後登臺之變。輒奔而曠復君衛。執立之。若姊立之爾。其母逐之。姊立之幹母之蠱者。姊耶。抑天之惡。輒焉而巧以假手焉爾也。

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此執而歸之楚。楚一周矣。無周猶可言也。擬楚于周不可言也。且窮而來歸。而我以詐執之。又一新夷狄矣。人晉者歸惡。

于晉也與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謾也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

以示焉。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
鬪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
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乞之。立公子陽生也可。謂謫而謔奇而險矣。玉節以走。
公子巨襄以出公子。又使諸大夫不得不過。不得不疑。
不得不駭。不得不逡巡再拜君陽生。偃蹇謔浪而談笑。
定之詎倉猝能乎。觀其僞下高國密閒諸僚輸諸大夫
之情于高國。而隨借諸大夫以用高國。又巧輸我之情于高
國。巧輸我之情于諸大夫。而卽以我用高國與諸大夫。

隨○借○高○國○與○諸○大○夫○以○爲○我○用○以○齊○之○君○若○臣○爲○鳥○以○陽○生○之○走○爲○機○以○乞○之○驂○乘○爲○撥○一○舉○而○捷○若○承○蜩○故○曰○護○也○然○則○陽○生○實○弑○君○而○以○乞○主○之○者○何○誅○乞○之○處○心○積○慮○成○乎○弑○也○或○曰○不○以○陽○生○君○舍○也○是○敢○爲○無○君○者○赦○也○則○春○秋○之○旨○荒○矣○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魯之是役也。貪師也。諸大夫皆阻之。而季康子堅欲之。

孟
魯
信
者
如
夫
所
謂
鄭

其曰伐邾婁。加我于邾婁也。小邾婁也。然而國無小也。
嚴兵待之。背城借一。魯其如邾何。乃師至北門。而考鐘
未已。大夫諫不聽。成子請告吳不許。而曰國內豈不足
也。不亦謬哉。然則魯志得乎。悖吳一也。邾齊出二也。違
僉謀三也。而掠之而獻之而囚之以邾伐邾庸愈乎。茅
夷鳩以乘韋之吳。當秦庭七日之哭。卒之吳師纔入遽
盟城下。康子孟懿輩安在哉。而折挫至此也。故伐之而
又言八。魯德如邾不成乎。伐也獲之而祇言來獲而卽
歸。不成乎。獲也。其曰內辭。曰內諱。定哀多微辭。殆此與。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禽荒敗政。有窮以亡。况小國乎。然則曹之亡也。孰亡之。非公孫彊亡之也。振鐸亡之也。夫振鐸。曹之始祖也。而何以亡之。不務德而穢是聞。而以棄其國。而以誣其祖。振鐸亦厭之矣。其亦或者示兆焉。以大警陽也。而教復不慎。振鐸之不祀。忽諸。宜哉。則謂曹之亡。不亡于宋。而亡于曹人之妖夢可也。故曰。振鐸亡之也。滅之而不言。滅爲內諱也。力能獲邾。不能救曹。何與君子以魯人之。

袖手爲甚于曹人之妖夢矣。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黃池之會○吳主之也○然而吳晉爭盟而卒先晉○則猶然晉主之也○晉主之而晉不能有其權○吳席其權以憑陵○晉而以憑陵○衆諸侯不赫然進吳于天下哉○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辟晉伯而京師楚也○黃池之會幾于辟

不向道
志于仁
而求爲之
是謂
而存
其子
以立子
是皆

晉伯而京師吳矣。且單平公實與焉。而聖人不書。惡吳之無王也。若曰愛天王之使乎。吳子也云爾。然則黃池之會奈何。曰吳之會莫盛于黃池。而亦莫衰于黃池。夷德輕爲司馬所窺。半邾之賦受。子服景伯之給。棄疾于諸侯。而自蹶國本。姑蔑之旗雖下。而笠澤之師已繼。其後矣。或曰惜也。子胥在若之何。君子曰。吳之敝于戰胥。啓之也。勢張于入郢禍。終于伐齊城。邗溝通江淮。徵百牢于魯。籜衛侯于鄖。威竊于庾。狗而兵弱于庚。癸之呼。譬之火胥掀其燄焉。越安受其燭耳。語有之。越非能亡。吳者也。亡吳者子胥也。然哉。